



国际中文教育通讯

第2卷, 第2期, 40-50

<https://doi.org/10.46451/iclec.20250801>

收稿: 2025年7月8日

接受: 2025年7月28日

出版: 2025年8月8日

论证语篇与汉语中介语体标记关系初探 ——以体标记“了”与“着”为例

郑博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

(电邮: zhengboxinzheng@163.com)

摘要

本文基于大规模语料库从论证结构与论证方式角度考察了汉语完整体标记“了”与未完成体标记“着”在中介语与本族语论证语篇的分布情况。研究发现, 首先, 各水平中介语与本族语中“了”与“着”都倾向出现在论证核心部分而非外围部分; 其次, 无论是各水平中介语还是本族语, 两类体标记都倾向在举例和因果论证中出现, 较少在演绎、引用等论证中出现; 最后, 体标记在中介语论证语篇中呈现出 U 型特征。综上可见, 论证语篇内部结构与论证方法与体标记的使用存在一定关联。

关键词

论证语篇, 了, 着, 体标记, 中介语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and Aspect Markers in Chinese Interlanguage: Taking *le* and *zhe* as Cases

Boxin Zhe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erfective marker *le*(了) and the imperfective marker *zhe*(着) in Chinese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produced by both L2 learners and native spea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rgumentative structure and argumentative methods, based on a large-scale corpu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both *le* and *zhe* tend to appear in the core parts of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rather than in peripheral parts, regardless of L2 learner and native speaker data. Second, both aspect markers are more likely to occur in exemplification and causal argumentation, while their occurrence is less frequent in deductive and quotation argumentation across all groups. Finally, the use of aspect markers in L2 argumentative discourses exhibits a U-shaped distribution. In summary, there is a certain correlation and

mutual constraint between the internal features of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the choice of argumentative methods, and the use of aspect markers.

Keywords

Zhe(着), Le(了), aspect marker, interlanguage

引言

汉语体标记因其内部类型、语义内涵以及适用条件的复杂性，长期以来被视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与习得研究中的核心难点之一。在本体研究中，部分学者注意到体标记的使用不仅受情状类型、句子类型等因素制约，同样也受语篇功能等语言高层级因素的影响（方梅，2000；屈承熹，2006）。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体标记在叙事语篇及其信息结构中的分布（李晋霞、刘云，2018；徐晶凝，2014；杨素英、黄月圆，2013），然而学界对于体标记在论证语篇中的使用缺乏系统性关注，这一空缺在二语教学与习得研究中尤为关键。

论证语篇作为汉语教学与考试大纲中测试学习者写作能力的常见体裁，其篇章结构与逻辑构建均与叙事语篇存在显著差异。此外，两类语篇在词汇、句法的复杂度与准确度也存在一定差异（亓海峰、廖建玲，2019）。学界普遍认为论证语篇以抽象逻辑推理为核心，较少涉及事件进程的描述，因此体标记使用频率理应较低。然而，语料调查结果显示，论证语篇中体标记的实际使用频率高于前人理论预期，且其分布模式与论证语篇的功能结构呈现一定关联。这表明体标记在论证语篇中的运用可能遵循着特定规律，但目前仍有待深入的归纳与阐释。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北京语言大学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2.0 与大学生 HSK 同题作文语料库，考察其完整体标记“了”与的未完整体标记“着”在中介语与本族语中的使用情况。研究重点探讨体标记的使用是否与论证结构和论证方式存在特定关联，以及汉语学习者与母语者的使用是否存在异同，以期为对外汉语写作教学提供实证支持与实践参考。

文献综述

现代汉语的体系统（aspect）通常被划分为完整体与未完整体两个范畴，前者关涉事件整体的完结，后者则聚焦于事件内部的持续（Smith, 1991；戴耀晶，1997；Xiao & McEnery, 2004）。由于缺乏屈折形态变化，现代汉语主要依靠体标记表达体意义（吕叔湘，1942；金立鑫，2002）。其中，动后“了”（即了₁）和“着”分别是完整体与未完整体的典型标记，前者传递事件的实现义或已然性（刘勋宁，1988；朱德熙，1982；陈前瑞，2003），后者表达动作或状态的持续（吕叔湘，1980），二者因其高频性和复杂性而备受学界关注（杨素英、黄月圆，2013）。

事实上，体标记的功能远超句子层面，它同语篇构建也存在着密切关联。研究表明，读者常通过体标记等体线索（aspectual cues）来建立事件表征（Madden & Zwaan, 2003）。简言之，体标记具有设景功能，它可将事件定位于特定的时间背景，帮助构建语篇的情境框架。目前，学界已在叙事语篇的研究中达成了相对一致的看法，即完整体标记“了”常出现在推动事件进展的前景句中，而未完整体标记“着”则更多用于描述背景信息，辅助故事情节的发展（徐晶凝，2009；朱庆祥，2014；杨素英，2017；Li, 2019），上述研究为进一步理解汉语体标记的语篇功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叙事语篇研究的丰硕成果不同的是，学界尚未对体标记在论证语篇中的功能与分布给予系统性关注。论证语篇以逻辑构建和观点论证为核心，其语篇推进机制与叙事语篇存在系统差异。目前仅李晋霞、刘云（2018）对该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该项

研究通过小规模语料分析，初步发现论证语篇中体标记与语篇结构的关联不太明显。然而该研究仅收集 24 篇作文，其语料规模可能限制其结论普适性。此外，研究未能深入考察论证方式与体标记间的关系，因此体标记是否在局部逻辑链条的构建中起到一定作用也未得到明确解释。

汉语体标记是汉语二语习得研究的核心议题。早期研究多聚焦于偏误分析与习得顺序的描写。孙德坤（1993）、Wen（1997）、赵立江（1997）、杨素英等（1999）等早期研究聚焦于体标记的偏误类型，并将其大体分为残缺、冗余、错代与混淆等类型。近十五年来的研究整体呈区域国别化趋势，即聚焦某一国别与地域学习者对于体标记的习得情况，如陈晨（2010）考察了五种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使用汉语体标记的具体情况；彭臻、周小兵（2015）聚焦越南学习者使用体标记“了”的表现，并指出汉语时体系统与母语负迁移共同限制学习者的使用不足。这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汉语教学提供了细粒度参考，但其研究视域仍局限于句子层级。

除此之外，已有关于体标记与语篇功能互动的习得研究虽然已揭示出其复杂性，但研究对象多为英语且结论尚存分歧。以 Flashner（1989）、Bardovi-Harlig（1992）、Bardovi-Harlig & Reynolds（1995）、蔡金亭（2003，2004）和杨素英（2017）等为代表的研究发现一般过去时或完成体标记更倾向出现在语篇前景部分，但 Kumpf（1984）的研究则持反对意见。这种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标记在语篇及其内部结构中复杂分布，同时这也引发了我们对汉语体标记与语篇功能互动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综上可得，现有研究无论是在汉语本体还是二语习得领域，都呈现出“重叙事，轻论证”的趋势。本体研究虽已揭示体标记的语篇功能，但其考察范围多局限于叙事语篇。二语习得研究虽然日趋国别化，但其研究多停留在句子层级，对于语篇功能的探讨亦局限于叙事文体，未关注到论证语篇中体标记使用情况。有鉴于此，本研究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系统考察论证语篇结构与方式同完整体标记“了”、未完整体标记“着”的互动关系，以期探索汉语体标记习得规律、完善汉语教学提供实证参考。

研究设计

研究问题

基于此，本文旨在考察下述问题：

第一，不同语言水平的中介语论证语篇中，完整体标记“了”与未完整体标记“着”在论证结构的分布情况为何？其分布与母语者相比存在何种异同？

第二，不同语言水平的中介语论证语篇中，完整体标记“了”与未完整体标记“着”与论证方式的共现情况为何？其分布与母语者相比存在何种异同？

语料来源

本次研究以北京语言大学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2.0 为语料来源，具体选取 HSK 语料库低、中、高级水平的论证语篇（如《如何看待妻子回家》等）。作为对比参照的本族语语料来源于上海师范大学所创建的大学生 HSK 同题作文语料库。

为确保本次研究的信度与效度，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构建研究自用语料库。本研究采纳了学界广泛使用的“平均分 ± 1 个标准差”的划分标准（张金桥、吴晓明，2005；吴思娜等，2019），以保证语言水平分组的客观性。研究首先剔除语料库中无分数、零分及母语为汉语的作文，随后计算出剩余有效作文的平均分数（ $M = 69.30$ ）与标准差（ $SD = 10.73$ ）。最终，本次研究将 80 分（ $69.30 + 10.73$ ）和 60 分（ $69.30 - 10.73$ ）设为语言水平划界点。

在完成语言水平分组后，研究从语料库中随机抽取不同水平中介语与本族语语料各 100 篇作为研究样本。此次研究语料构成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语料库构成

语料类型	语料规模	语料来源
本族语	100 篇	大学生 HSK 同题作文
低水平中介语	100 篇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2.0
中水平中介语	100 篇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2.0
高水平中介语	100 篇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2.0

语料标注

语料标注准则将按照前文综述进行构建，所涉内容包括论证结构与论证方式。

论证结构的划分融合了 Hopper (1979)、廖秋忠 (1988)、Smith (2003)、姜望琪 (2012) 等学者的定义，主要分为引论、论点、论据、论证与尾声五部分。引论通常引出论点的背景信息，尾声通常是论点的总结概括或引申，二者属于辅助说明的外围成分。论点传递作者的主要观点与见解，论据是论点的支撑材料，论证是证明论点的正确性而进行的论述过程，三者为论证结构核心成分。

论证方式是支持或反驳观点的方法和策略。从宏观角度来看，论证方式可为演绎论证与归纳论证 (Bassham *et al.*, 2012)，而在实际语篇中又可根据其内部差异进行再分类，本文综合已有研究将其大体分为十类 (McInerney, 2005; 董毓, 2017; 谷振诣、刘壮虎, 2021)，具体而言：

①演绎论证是从一般性的已知前提出发，试图通过环环相扣的逻辑推导出结论 (Bassham *et al.*, 2012)，如经典三段论“所有的人都会死，苏格拉底诗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

②假设论证通常假定情景与实例来支持或反驳论点，如“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那么环境将不断恶化。”

③比喻论证是指利用比喻修辞为前提来论证某一观点的方法，如“专制政权就像一个泥足巨人，表面上强大无比，但实际上十分脆弱。”

④举例论证是利用典型事例来证明并支撑论点的方法，如“阅读对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从小热爱阅读，他广泛涉猎各种领域的书籍，这不仅开阔了他的眼界，也为他日后的创新奠定了知识基础。”

⑤类比论证是根据事物间某一特征相似性来证明论点并推导结论，而对比论证则基于事物间的差异性进行论证，如“市场竞争就像丛林法则，适者生存，不进则退。”

⑥归纳论证是将个别特性或者事实推导出一般性原理或结论的方式，如“今年夏天北京、上海、广东等多 27 地出现高温天气，因此今年夏天中国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

⑦因果论证是根据事物间是否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联系进而推论因果，证明观点，如“因为你没有复习，所以你期末没考好。”

⑧引用论证是指引用公认或权威者的观点来支撑自己论证的方法，如“近年来我国网民规模继续扩大。《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 亿人。”

⑨对比论证是通过比较事物间在特定方面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来阐明观点，如“电动汽车使用清洁的电能，而汽油车使用化石燃料,会产生大量的尾气排放。”

⑩道理论证是通过列举合理的理由或根据，来支持论点或说服他人，如“吸烟含有大量有毒物质，如尼古丁、焦油等，长期吸烟会严重损害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等，导致多种疾病。”

此外，为确保标记准确性，研究已邀请一名语言学专业硕士生同笔者共同校对。统计结果显示，标记员之间的 Kappa 一致性系数均大于 0.8，标注结果可信度较高。

结果与讨论

体标记“了”、“着”与论证结构

完整体标记“了”与未完整体标记“着”在论证结构中的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2. “了”与“着”在论证结构中的分布情况

论证结构			中介语			本族语
			初级	中级	高级	
了	外围	引论	21	52	21	85
		尾声	4	9	10	50
		论据	34	51	53	197
	核心	论点	13	7	13	55
		论证	22	19	43	147
着	外围	引论	3	6	13	40
		尾声	4	2	4	26
		论据	11	7	13	57
	核心	论点	3	1	5	56
		论证	6	6	12	85

整体来看，无论是中介语还是本族语，“了”和“着”在论证核心部分的使用频率均高于论证外围部分。这一分布规律表明体标记“了”和“着”在论证语篇中的分布并非随机，而是与论证结构存在系统的共现关系。

论点是论证语篇的核心，常以简洁凝练的语言传递作者对论题的看法与主张，无需或较少对事件过程进行细致描摹，如：

(1) 环境保护部门最近打算征集几十种动听的自然之声，以取代生活中经常听到的噪声……我对这个建议表示赞同。

(《关于用自然之声取代噪声的建议》)

(2) 我{CD 的}学习汉语的目的有{CC1 是}两个。一是为了在中国工作……二是为了了解中国文化而且给日本人介绍中国文化。

(《我学习汉语是为了……》)

论证与论据是对论点的具体阐释，其目的是为论点提供支撑。因此，二者基于严密的逻辑或既定的事实通过陈列事例、分析因果来证明论点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其中，完整体标记“了”标记事件的完成或实现，动态地呈现论据或论证过程（如例（3）），而未完整体标记“着”则描绘与核心事件相关的背景状态或伴随动作（如例（4））作为具体事件描述的语法手段，“了”和“着”在语义功能上与论证与论据部分高度契合，二者共同服务于将抽象论点具体化、情境化的修辞目的，因此在核心部分使用相对频繁，如：

(3) 使用化肥和农药虽然能使更多人吃到农作物，但是农作物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化学污染，吃了会有害于人的健康。（《绿色食品与饥饿》）

(4) 但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变化很大。因为痛苦不能吃饭，越来越瘦了。甚至不管谁在，一直哭着说他要死。（《如何看待“安乐死”》）

引论与尾声作为论证语篇的外围部分，其主要功能是引入背景、概括总结或升华主题，如例（5）与例（6）。这些部分通常需要以最精炼的语言对信息进行高度概括和抽象，淡化具体事件的细节，因此对描述动态事件或持续状态的体标记需求较低。

- (5) 家庭是社会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每个人一出生就有了他自己的家人，这是一件身不由己{CC 主}的事情。（《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 (6) 这两个是我学习汉语的目的。为了实现目标，我一定坚持下去。
（《我学习汉语是为了……》）

值得注意的是，汉语学习者在习得过程呈现出 U 型趋势，即在论证核心部分，“了”的使用频率在中级阶段出现低谷。研究发现在实际语料中，中级学习者倾向采用“我（也）+认知态度类动词+（不）是+论题”以及“我（也）+立场态度类动词+论题”的句式框架来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例（7）与例（8）。这类句式将论证焦点置于认知判断而非事件描述，暂时性地降低了对“了”的依赖。

- (7) 我认为，人们之间的代沟是不可避免的。（《如何解决代沟问题》）
- (8) 我不赞成男女分班。（《我对男女分班的看法》）

到了高级阶段，学习者对体标记语法与语用功能有更深入的认识，能够将抽象观点与具体例证更灵活地结合，不再局限于固定句式，使得“了”的使用在功能扩展的基础上回归并超越初级水平。可以见得，这种现象并非是语言能力退步，而是一种习得策略的体现。

同样，体标记“着”在论证核心部分中分布也呈 U 型趋势，这反映出学习者对“着”语篇功能的掌握同样是一个渐进且动态调整的过程。与“了”相比，“着”的语用功能更为复杂，其在论证语篇中的使用（如构建背景、描述状态）需要更强的语篇意识。

相比之下，外围部分的发展趋势反映出汉语学习者对于尾声的语篇功能认识不够深入，如认为尾声就是单一重复前文内容，如例（9）：

- (9) 总之，我赞同绿色食品，绿色食品有利，使用化肥和农药[C]有弊。我们给[C]{CD 了}非洲[B 州]的居民提供一系[C]列的技术[B 授]的措施也{CJ-sy 是}很好的方法。
《绿色食品与饥饿》

进入高级阶段，学习者开始尽量避免在引言部分提供无关信息与详尽细节，而多为一般性描述，如“人们对环境保护问题非常关注”。尾声部分则开始简要概括或升华主题而非机械性重复，如“也许要先持有这样的态度才能把失败变成成功”。

体标记在中介语论证语篇结构中 U 型发展，本质上反映二语习得的动态发展过程。McLaughlin（1990）指出学习者在向目标语系统趋近的过程中，会经历策略调整与形式重组的过程，也即重构（restructuring）。随着中介语系统的逐步完善，学习者逐渐关注论证语篇各部分在语篇形式与内容结构上的差异，并尝试根据各部分特点有意识地选择适当的语言形式传递观点，而非拘泥于单一的组词造句（唐建萍，2006），从而能灵活、准确地选用体标记并服务于论证，并逐渐接近本族语者的使用特征。

体标记“了”、“着”与论证方式

完整体标记“了”与论证方式的使用情况如表 3 所示。未完整体标记“着”与论证方式的使用情况如表 4 所示。

相比之下，演绎论证、引用论证等论证方式具有强逻辑性的特点，需要运用更复杂抽象的表达来引述观点，较少涉及具体的状态描写或动作刻画，因此它们对体标记的兼容程度相对较低，两类体标记较少出现其中。

第二，各水平中介语中存在明显的“夹叙夹议”现象，即通过叙述过去某一事件为个人观点提供论据（李晋霞，2023），如例（10）对爷爷患病的表现进行了大篇幅描写。

- (10) 我赞成“安乐死”。下面陈述我对“安乐死”{CJ+dy 自己}的意见。
……

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爷爷因为得了肺癌去世了。他每年一次{CJX}去医院检查身体，但他的肺癌一直没发现。有一天，他吃午饭后忽然吐血了。那时候才发现他得了肺癌，但他的肺癌是已经到了末期的阶段{CJs}。他住院的医院离我的高中很近，而且我很喜欢爷爷，每天放学下去看他。每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很高兴。坐在床上，跟我谈话。但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变化很大。因为痛苦不能吃饭，越来越瘦了。

这种现象本质上是学习者受限于语言水平，因而采用临时性手段来弥补表达完整度，即补偿策略（compensation strategy）。初级学习者受语言能力限制，学习者缺乏足够的抽象词汇和复杂的句式来展开逻辑论证，转而过度依赖叙述、描写等极具“过程化”方式来推进论证，继而大幅度提升了体标记的使用频率。然而，这种策略仅是语言能力不足时的过渡性手段，随着二语水平的提升，学习者表达方式便趋于规范。

表 3. 体标记“了”与论证方式的使用情况

中介语				本族语			
初级		中级		高级			
举例	35 (22)	举例	52 (25)	举例	54 (26)	举例	197 (59)
因果	18	因果	11	因果	24	因果	58
归纳	3	引用	2	对比	6	归纳	34
\	\	假设	2	归纳	3	对比	24
\	\	道理	2	引用	3	举例+因果	10
\	\	对比	1	假设	3	道理	6
\	\	\	\	类比	2	假设	6
\	\	\	\	道理	1	对比+举例	5
\	\	\	\	\	\	引用	2
\	\	\	\	\	\	演绎	1
\	\	\	\	\	\	比喻	1

表 4. 体标记“着”与论证方式的使用情况

中介语				本族语			
初级		中级		高级			
举例	11 (3)	举例	7	举例	13 (6)	举例	85 (35)
因果	5	因果	4	因果	6	对比	14
对比	1	对比	1	对比	3	因果	10
\	\	引用	1	归纳	2	假设	9
\	\	\	\	类比	1	道理	7
\	\	\	\	\	\	比喻	5
\	\	\	\	\	\	归纳	5
\	\	\	\	\	\	演绎	3
\	\	\	\	\	\	引用	2
\	\	\	\	\	\	类比	1
\	\	\	\	\	\	类比+假设	1

结论

此次研究基于大规模语料考察汉语完整体标记“了”与未完整体标记“着”在中介语与本族语论证语篇的分布与功能。本次研究发现：1) 体标记的分布受语篇结构功能的制约。无论是中介语还是本族语，“了”和“着”都倾向出现在论证核心部分，服务于将抽象论点具体化的前景化需求；而在语篇的外围部分，由于其概括性和抽象性的功能需求，“了”与“着”使用频率较低；2) 体标记的使用与特定论证方式高度兼容。两类体标记都倾向在举例论证和因果论证中出现，这归因于两类论证方式自身特点与体标记的核心语义功能高度契合；3) 体标记在中介语论证语篇中呈现出 U 型特征。这反映了学习者在不同阶段采用习得策略的调整，也是二语习得过程动态性的直接体现。

此次研究将体标记研究从传统的句子层面和叙事语篇，拓展至结构与逻辑更为复杂的论证语篇，揭示了体标记与论证结构、方式间的深层联系。同时，通过对中介语与本族语的细致对比，本研究也深化了对二语学习者在论证语篇写作过程中的认知规律。未来研究也将尝试挖掘更多影响体标记使用与习得的可能性因素，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参考借鉴。

注释

1. 研究通过 CNKI 中国知网以“语篇”“体标记”“议论文”“记叙文”“记叙语篇”“议论文”“论证语篇”“议论语篇”“了”“着”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筛选出 28 篇相关研究，仅 1 篇研究同论证语篇相关。
2. 论证结构标注的 Kappa 一致性系数为 0.813，论证方式标注的 Kappa 一致性系数为 0.871。
3. 表 3、表 4 括号内数字为使用举例论证但存在“夹叙夹议”现象的频数。

基金

本研究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汉语分析型致使结构习得的多因素研究”（项目批准号：2025JX00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Bardovi-Harlig, K. (1992). The telling of a tale: Discourse structure and tense use in learners' narratives. *Pragmatics and Language Learning*, 3, 144-161.
- Bardovi-Harlig, K., & Reynolds, D. W. (1995). The role of lexical aspect in the acquisition of tense and aspect. *TESOL Quarterly*, 29(1), 107-131.
- Bassham, G., Wallace, J. M., Irwin, W., et al. (2012). *Critical thinking: A student's introduction*. McGraw-Hill Education.
- Cai, Jinting (蔡金亭). (2003). 记叙文语篇结构与英语过渡语中一般过去时变异的关系——对话篇假设的检验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the Simple Past Variation in English Interlanguage—A Test of the Discourse Hypothesis], *现代外语*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1), 59-68.
- Cai, Jinting (蔡金亭). (2004). 情状体和语篇结构对英语过渡语中一般过去时标记的影响 [The Effects of Lexical Aspect and Discourse Structure on the Simple Past Marking in English Interlanguage], *外语教学与研究*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 49-55+81.
- Chen, Chen (陈晨). (2010). 留学生汉语体标记习得的实证研究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spect Markers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 Chen, Qianrui (陈前瑞). (2003). 汉语体貌系统研究 [A Study of the Chinese Aspectual System].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Doctoral dissert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Dai, Yaojing (戴耀晶). (1997).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 [A Study of the Aspectual System in Modern Chinese]. 浙江教育出版社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 Dong, Yu (董毓). (2017). 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走向新的认知和实践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Critical Thinking: Towards New Cognition and Practice].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Fang, Mei (方梅). (2000). 从“V 着”看汉语不完全体的功能特征 [Functional features of imperfective aspect in Chinese: A study of V-zhe].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语法研究和探索（九）》 [i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ress(ed.),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in Grammar 9] (pp. 38-55).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Flashner, V. E. (1989). Transfer of aspect in the English oral narratives of native Russian speakers. In H. W. Dechert & M. Raupach (Eds.), *Transfer in language production* (pp. 71-97).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Gu, Zhenyi (谷振诣), Liu, Zhuanghu(刘壮虎). (2021). 批判性思维教程 [A Course in Critical Thinking].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Hopper, P. J. (1979). Aspect and foregrounding in discourse. In *Discourse and syntax* (pp. 211-241). Academic Press.
- Jiang, Wangqi (姜望琪). (2012). 篇章结构刍议 [A Discussion on Discourse Structure]. 当代修辞学 [Contemporary Rhetoric], (4), 10-19.
- Jin, Lixin (金立鑫). (2002). 词尾“了”的时体意义及其句法条件 [The Aspectual Significance of the Suffix *le* and its Syntactic Conditions]. 世界汉语教学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1), 34-43, 115.
- Kumpf, L. (1984). Temporal systems and universality in interlanguage: A case study. In *Universal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 132-143). John Benjamins.
- Li, Jinxia (李晋霞), Liu, Yun (刘云). (2018). 叙事语篇与论证语篇的体貌差异 [The Difference of Aspectuality between Narrative and Argumentative Discourses]. 当代修辞学 [Contemporary Rhetoric], (2), 34-43.
- Li, Jinxia (李晋霞). (2023). 论证语篇中叙事性语段的语言特点 [On the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Narrative Segments in Argumentative Discourses]. 汉语学报 [Chinese Linguistics], (1), 16-26.
- Li, W. (2019). Aspect in Chinese narrative discourse.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discourse analysis* (pp. 160-174). Routledge.
- Liao, Qiuzhong (廖秋忠). (1988). 篇章中的论证结构 [Argumentative Structure in Discourse]. 语言教学与研究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 86-101.
- Liu, Xunning (刘勳宁). (1988). 现代汉语词尾“了”的语法意义 [The Grammatical Meaning of the Chinese Suffix *le*].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5), 80-87.
- Lü Shuxiang (吕叔湘). (1942). 中国文法要略 [A Brief Outline of Chinese Grammar].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Lü Shuxiang (吕叔湘).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 [Eight Hundre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Madden, C. J., & Zwaan, R. A. (2003). How does verb aspect constrain event representations. *Memory & Cognition*, 31(5), 663-672.
- McInerny, D. Q. (2005). *Being logical: A guide to good thinking*.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 McLaughlin, B. (1990). Restructuring. *Applied linguistics*, 11(2), 113-128.
- Peng, Zhen (彭臻), Zhou, Xiaobing (周小兵). (2015). 越南留学生汉语体标记“了₁”习得研究——基于情状类型的考察 [A The Acquisition of the Marker of Aspect in Chinese *le* among Vietnamese Students——Based on the Type of Lexical Aspect].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168-172.
- Qi, Haifeng (齐海峰), Liao, Jianling (廖建玲). (2019). 基于记叙文和议论文的汉语二语写作发展研究 [An Investigation into Chinese Linguistic Development in L2 Narrative and Argumentative Writing]. 世界汉语教学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4), 563-576.
- Qu, Chengxi (屈承熹). (2006). 汉语篇章语法 [Discourse Grammar in Chinese].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C. S. (1991).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 Smith, C. S. (2003). *Modes of discourse: The local structure of tex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un, Dekun (孙德坤). (1993). 外国学生现代汉语“了”的习得过程初步分析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Acquisi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 Aspect Marker *le* by Foreign Students]. 语言教学与研究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 65-75.
- Tang, Jianping (唐建萍). (2006). 培养语篇意识, 提高语言能力——“语言即语篇”的启示 [Developing discourse awareness to improve language skills: Insights from language as discourse]. 国外外语教学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3), 61-64.
- Wen, Xiaohong. (1997).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spect: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language of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T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17: 1-26.
- Weston, A. (2018). *A rulebook for argument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 Wu, Sina (吴思娜), Xu, Hudie (徐蝴蝶), Li, Yingli (李莹丽). (2019). 泰国学生汉语写作词汇复杂度特点研究 [Research on Lexical Complexity in CLS Writing of Thai Chinese Learners]. 海外华文教育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1), 88-94.
- Xiao, R., & McEnery, T. (2004). *Aspect in Mandarin Chinese: A corpus-based study*.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Xu, Jingning (徐晶凝). (2009). 时体研究的语篇情态整合视角 [A Discourse and Modality-Integrated Perspective on Aspectual Studies: A case study of *zai* and *zhe*].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四十)》 [in Essays on Linguistics (ed.), Essays on Linguistics].
- Xu, Jingning (徐晶凝). (2014). 叙事语句中“了”的语篇功能初探 [Discourse Functions of *le* in Narrative Utterances]. 汉语学习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1), 29-38.
- Yang, Suying (杨素英), Huang, Yueyuan (黄月圆), & Sun, Dejin (孙德金). (1999).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体标记习得 [The acquisition of aspect markers i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4(1), 31-54.
- Yang, Suying (杨素英), Huang, Yueyuan (黄月圆). (2013). 体标记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情况考察 [A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Aspect Markers in Different Registers]. 当代语言学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3), 268-283, 376.
- Yang, Suying (杨素英). (2017). 句子类型, 情状类型, 语篇进展与汉语中介语体标记的使用 [Sentence Structure, Situation Type, Discourse Progress and the Use of Aspect Markers in L2 Chinese]. 汉语学习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2), 88-97.
- Zhang, Jinqiao (张金桥), Wu, Xiaoming (吴晓明). (2005). 词形、词义因素在留学生汉语词汇选择判断中的作用 [The Effect of Meaning and Morphology Factors on Doing

- Vocabulary Multiple-Choice Items by Overseas Students]. 世界汉语教学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2), 71-78.
- Zhao, Lijiang (赵立江). (1997). 留学生“了”的习得过程考察与分析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Acquisition Process of *le* by Foreign Students]. 语言教学与研究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 113-125.
-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 [Lectures on Chinese Grammar].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Zhu, Qingxiang (朱庆祥). (2014). 从序列事件语篇看“了₁”的隐现规律 [Sequential Events and the Use of Tense/Aspect Marker I].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 134-148+192.